

程蔚东剧作选

4

春蚕·秋收·残冬
你为谁辩护

浙江文艺出版社

程蔚东剧作选

4

春蚕·秋收·残冬
你为谁辩护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程蔚东，安徽绩溪人，1953年9月1日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1969年杭州五中毕业后下乡，1979年调入浙江电视台，先后供职记者、编辑、编剧岗位。1989年至1994年任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室主任，1995年至1998年任浙江教育电视台台长，1998年至2001年任浙江广播电视厅副厅长，2002年至2004年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裁，2005年至今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辑。兼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视协主席、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江省记协副主席、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院长。

具有一级编剧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浙江省十届人大代表。

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三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奖。个人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编剧奖、全国电视艺术突出贡献奖、全国首届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及浙江省首届鲁迅艺术奖突出成就奖。

程蔚东剧作选

⑩ ⑨ ⑧ ⑦ ⑥ ⑤ ④ ③ ② ①

中国神火

中国商人

中国宝姐

暮春·秋收·残冬 你为谁辩护

古塔风铃 金色夜叉

藏身人家 大爆炸 戴安澜将军 库房里的太阳 古桥遗风 浪漫黄昏

子夜

一江春水向东流

玉卿嫂

孤岛



作者肖像

目 录

1 / 春蚕·秋收·残冬

117 / 你为谁辩护

春蚕·秋收·残冬

主要人物表

老通宝	57岁	农民
阿 四	32岁	农民,老通宝长子
多多头	24岁	农民,老通宝次子
四大娘	30岁	农民,阿四妻,小宝的母亲
小 宝	12岁	男孩,阿四、四大娘之子
张财发	55岁	店员,四大娘的父亲
荷 花	23岁	曾是镇上富家婢女,后嫁李根生为妻
李根生	40岁	农民,老通宝邻居
六 宝	19岁	农民,陆福庆之妹
陆福庆	22岁	农民
黄道士	58岁	农民,鳏夫
李老虎	25岁	农民
赵阿大	24岁	农民

米行老板、茧行老板、伙计、国民党保安队士兵、农民若干。

序

晨光渐渐地刷亮了一片广阔的江南水乡。我们看到在云烟渺茫的水雾里出现了一座水街相依、木屋临河、拱桥连贯、绿树成荫的水乡古镇——乌镇。

唐代银杏仍在，昭明书室依稀，使这一古镇显现出悠长的文化传统；风中垂柳婀娜，河里楼影清晰，使这一古镇又充满着勃勃生机。当这一切淡化后，我们看到了一幢修葺一新的旧式建筑。

接着，我们便看到了邓颖超同志题写的大字：茅盾故居。室内陈列的那些珍贵的图片和实物在我们眼前一一晃过，但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那本旧版《春蚕》却在我们眼前停住了，接着叠化成铜塑的茅盾胸像。

字幕便在这时庄重地出现了：如果说可爱的故乡养育了她忠实的儿子，那么，这位儿子也时刻惦念着母亲的命运。他曾用那如椽的巨笔，描绘了母亲的悲惨遭遇。他让这块土地上长大的人们永远记住，在那早已逝去的1932年，在这里曾经发生了多么奇特的历史现象。在农村经济破产的沉重黑影里，母亲曾进行了多么艰难的挣扎。

这位忠实的儿子，是我们早已熟悉的伟大作家——茅盾。

第一部 春蚕(上下集)

〔上集〕

1. 小镇、水乡、河流、塘路

一望无际的水乡平原。阡陌交错,河流纵横。

沿着青黑色的水流,可见两岸富有江南特色的木屋、河廊及一座座模样极为相似的石拱桥。紧接着,我们看见了泛着青色的石板路,两旁是屋檐可以碰头的街房。

从屋檐间漏下来的阳光,使得石板路时而灰白,时而黧黑。

小巷深处却又豁然开朗。古戏台前的空地寂静极了,戏台的屋角檐牙高翘,衬着它的是灰蒙蒙的天空,灰云低沉地徘徊。

灰空下的水乡也沉睡在一片寂静之中。

村头的小桥,小桥边的破庙,破庙前的枯树,枯树下的泥路,路旁的荒草,荒草摇曳的影子在我们眼里渐渐模糊起来,却让我们看清了不远处的小河在缓缓地流淌。

小船渐渐驶去。

在这样的气氛里,我们突然又看见了塘路边的桑园,矮矮的、静穆的、密密层层网一样的桑园,而那拳头模样的丫枝顶簇生着的小手指儿般大的嫩绿叶,由于其鹅黄与鲜绿的色彩相伴及毛茸茸的姿影,让人陡然冒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感觉。

显现片名:春 蚕

2. 小河边的塘路和塘路边的桑园

绿油油的水面,镜子一般地倒映着小河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

大约是一阵微风吹来,水面上起了几道皱纹和一些小小的涡旋,刚才还十分清晰的倒影晃成了灰暗的一片。

弯弯曲曲蠕动着的树影不一会儿便成了长在塘路边实实在在的桑园。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清明时节的桑园就像覆盖着一块硕大的绿纱。

画外深沉的旁白:也许我们将会十分遗憾,但是我们所要叙述的悲剧故事,确确实实是在洋溢着春意的清明时节开始的。

3. 塘路边的石头

一个老人的背影坐在一块光滑的石头上,他的身边斜摆着一根长旱烟管。

他的身旁是小河的泥岸,星星点点地开着一些叫不出名来的野花。

我们很快在这个画面上发现了不协调的地方。春暖花开之际,这个坐着的老人还穿着一件破棉袄。大概是感到热了,他解开大襟抓起衣角扇了几下,可是抓着手突然又停了下来。

他抬起了一张焦黄的皱脸,苦恼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条河。

画外深沉的旁白:这位老人便是这个悲剧故事的主人公老通宝。由于几代人的辛勤劳作,他曾经有过一个小康之家,但是眼下,他弄不明白自己怎么竟然穷到了春天连一件夹袄都换不上的地步。自然,“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老话他并不陌生,暖洋洋的春意使他心中再一次升起重振家业的希望。

4. 桑园边的塘路

老通宝站起来,手提着那根长旱烟管,他从腰间取下烟鳖子,可是只倒出一点点烟屑。他无奈地重新将烟屑倒回烟鳖子,已经含在口中的长旱烟管也只得重新放下。

他身后的塘路上,缓慢而且沉重地走过来一队快班船的纤夫。

纤夫们的额上冒着汗珠,蓝布大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着。

一步一步,沉重地从老通宝身旁移过。

仿佛感到更加燥热了,老通宝又扇起了自己破棉袄的大襟,接着又朝小河里吐了一口浓稠的唾沫。

从小河上传过来“呜——”的小火轮的汽笛叫声。

老通宝的眉宇间闪现出一丝愤恨。

5. 弯曲的河面上

汽笛声是从远远的河身弯曲的地方传过来的，现在那柴油引擎突突的声音也刺耳地传了过来。

河身弯曲的地方，蹲着一个茧行。茧行的隔壁，是留着败壁颓瓦的土地庙。茧行前的河岸，砌着整齐的石块，小火轮正在那前面威严地驶过来，后面拖着三条大船。

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刺刺的波浪。

当小火轮驶过两边是泥岸的河面时，泛着白沫的波浪卷上了泥岸，直至淹没了一些零星种植的菜地。

一条乡下的赤膊船赶紧拢岸，但是还未靠岸，小火轮就从赤膊船旁驶过，船上的人摇晃得赶紧去抓暴露在泥岸上的树根。结果，船和人都犹如荡秋千似的。

小火轮依然如故，威严而又冷酷地驶近了老通宝脚下的泥岸。突突突的轮机声使老通宝皱紧了眉头，朝岸上卷过来的波浪又迫使老通宝后退了几步。

由于步履不稳，老通宝打了一个踉跄后才勉强站住。他气得朝小火轮哼了一声，又重重地向小火轮吐了一口唾沫。

老通宝：“呸！洋鬼子，杀胚！”

画外深沉的旁白：老通宝仇恨小火轮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不是没有缘由的。他知道自从那红眉毛、绿眼睛、走路两条腿笔直的洋人来了以后，自己田里的东西便一天一天不值钱，镇上的东西便一天一天贵起来。在他看来，铜钿就是被洋鬼子骗去的，自己的家才因此衰败下去……

6. 塘路边的桑园

老通宝怒气冲冲地盯了一眼远去的小火轮，用长旱烟管狠狠敲了一下脚边的泥块，转身看到了桑拳上茁壮长着小绿叶的桑树，脸上才平静下来。

画外深沉的旁白：……然而，当他看到桑园地上这一片良好的长势时，刚才小火轮带给他的恼怒顷刻间又烟消云散了。

密密层层的桑树。

桑拳上的嫩芽，在阳光下呈现着一种透明似的新鲜感，像深蕴着勃勃生机。

老通宝走近桑树，抚摩起桑树的枝芽，脸上渐渐浮起笑意。他摸摸这棵，瞧瞧那棵，嘴里像在盘算着什么似的喃喃嚅动，不知不觉间到了桑园边上，眼前是一片金黄的油菜花地。

7. 桑园边的油菜花地

爆着嫩绿的桑园地与金黄的油菜花更使老通宝感到了浓重的春意。

从油菜花地望过去，远远地有一簇房屋，那里便是老通宝家所在的村庄——东村坊。现在那些屋子上已经袅袅升起了白色的炊烟。

油菜花的一片金黄色中，跳跃着跑来一个十多岁的男孩，他是老通宝的孙子小宝。

小宝仰脸看到了桑树上绿绒似的桑拳头，跳起来拍着手唱着童谣。

小宝：“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

老通宝蹲下来，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把手放在小宝的和尚头上抚摩着，喃喃自语。

老通宝：“是呀，才得清明边，天就这么热，光景是个好年成呀！”

小宝也看到了老通宝脸上不常出现的笑容，依偎着爷爷，他亲切又撒娇般地叫了一声。

小宝：“爷爷。”

老通宝：“哦，小宝，我去镇上一趟，回去告诉你妈，蚕匾洗干净了要好好晒太阳。”

小宝：“嗯。”

小宝转身又隐没在一片油菜花的金黄之中。

老通宝脱下棉袄，夹在腋下，只穿了一件单衫，噤噤地向镇上走去。

8. 小镇上的当铺

写着“当”字的一个白幌子摇摆着。

从当铺高高的柜台下开始排着队的衣衫褴褛的人们，一直延续到门外的石板街道上，他们的表情几乎都离不开愁苦和忧郁，当然也有些满怀希望的。

刚刚走到并排在最后的老通宝便是带着期望的神色站在那里。

小街尽头，横斜着射进来一道阳光。

9. 稻场边的小河

阳光在初绽绿芽的柳枝上闪烁。

小河流经老通宝家前稻场边的时候，显得宽阔起来，形成池塘般的模样，洗蚕匾的水声中不时扬起几阵女人们的笑声。

穿着自己纺织的格子花布大襟衣服的妇女、姑娘和一些孩子蹲在分散着的埠头上，埠头之间是一些长在水边的灌木丛。

这些人的脸色都不是十分健康，但是看上去精神都不错。他们忙碌着，时不时地响起的笑声和河面上的粼粼波光，使这里充满着欢乐。

从一个埠头上站起来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她是老通宝家的紧邻李根生的老婆荷花。她那出众的白净而扁得出奇的脸看上去就好像只有一张大嘴和眯紧了像两条线一般的细眼睛。她笑着跳上河边的小路，拉住了走过来的农民李老虎和赵阿大。

荷花：“哟，一个老虎，一个阿大，空双手把力气藏起来呀，新嫂嫂吃不落哟，哈！”

赵阿大：“哈，根生娘子，力气有的是哟！”

赵阿大说着上前要扭住荷花，荷花忙退后一步，正好踩着了蚕匾，差点跌倒在地。

荷花顺手拿起一个小蚕匾，挡住了赵阿大。四周的女人中间又响起笑声。对岸的一个埠头上，坐着一位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她是早已失去父母的陆六宝，她抬头也斜了一眼荷花，便靠近身边的一位妇女。

六宝：“你看，这骚货。”

另一妇女：“也难怪，镇上人家当丫头的，去守着一个半老头子，能安耽么？”

六宝：“不要脸！”

这边荷花已经跳到一边，把蚕匾往地上一放，又朝两位男人发号施令。

荷花：“花点力气吧，帮我把这些蚕匾抬回家去。”

李老虎上前一步，学着戏里的角儿。

李老虎：“且慢，请容我禀告一声根生大哥！”

说着，他拉着赵阿大转身跑去。

女人中又激起一阵笑声。